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三十一

圖書編 [illegible]

邊類

遼鎮保守要務

見邊類事 考遼可覽

余歷北平幾十年，薊遼二鎮邊事，備稔之矣。守薊鎮易，守遼鎮難。何者？薊鎮將庸而兵弱，所恃者山險火藥耳。邊墻雖不高堅，尚可修也；火藥雖未全備，尚可補也。若夫遼鎮，軍雖猛而寡，馬雖壯而少，自山海抵寧前三百餘里，遼墻未築，藩垣無恃，火藥未備，充敵無策，一遇有警，聽其擄掠，百里一空，不得不歸耳目

令遂東欲覓人修築無銀欲令軍士助工無人爲燃眉之計先將邊界一路每年令軍士居民鑿深溝一道闊三丈餘即以其土敷我溝裏築爲堤岸如長嶺然待伏兩實堅上築高墻一丈基濶五尺平身去處留以墻孔以便快鎗砲打每二里或三里嶺上仍建墩臺一處周以垜口蓋以敵樓草創之時上墻草屋以蔽風雨可也其墻則一里一舖置以火藥快鎗每敵臺一座多備火藥火砲并砲架數十來攻則以快鎗擊之塡壕則以火砲拒之彼不能近吾壕安能塡吾溝耶既不能塡吾溝安能踰吾墻耶此月前之急

務也、倘此着三年可完若夫築土牆劃土城、六年而後可至于修磚牆、建城池九年而後成、邊鎮之事、大率九年完固矣、誠如此雖有十萬之虜莫敢犯也、可保百年無事矣、至若寧前一帶數百里居民鮮少地土荒凉虜人之所以不居邊地者以虜人易掠、而度日至苦也、誠將被虜餘地盡數查出除邊人耕種外先儘充發之軍、每軍一名多則給以百畝、少則五七十畝、許其耕種、不許變賣、一切錢糧、永爲蠲免、有關西情愿應役者撥充一名亦照此例給種、每一二里或十餘里、令築小墩城垣一處以備虜患則貧窮之

以遼系之山海則孤注一擲也以遼系之山東則全有贏餘也通海運而關貴成山東萊易備未全聯屬

家無故而得自融之地既不責財又不徵賦彼將視爲樂土攜其父母妻子而願歸之矣

遼東區畫

自虞舜分天下爲十二州東遼爲營西遼爲幽然山東與遼中跨東海形勢懸絶舜時營與青其相統屬否不可知也青州則在今山東青登萊三郡然遼之東亦分屬于青是其中雖隔乎大海而疆域界限既均之爲青州焉則其貢賦之轉輸官屬之朝聘其往來通道舍海安之乎可見古人聯東海之兩隅爲一州以海爲通衢無疑也自遼入我 朝除北自遼陽

遼可分東偏之憂振右背之補濟一策也矣何以爲孤才哉况我不圖而人有先焉者能不懼乎

舊城南抵三岔河關棄與朶顏三衛無論已然東西
相距千五百餘里南北相距千七百餘里雖三面邊
虜一面距海據其形勝而安輯之有道亦足爲東北
之保障也　國初河東十四衛皆自登州海運給之
海舟直抵遼陽鎮嶺以達開元城西老米灣故遼兵
頗忠勇亦以饋餉充實故也自海運革而遼之兵食
多匱乏矣雖東北上達多屋居火食較之正北達虜
勞梢易制然殷鑑不遠遼也金也元也皆起跡東北
實有不可忽者且我　朝建都燕地不徒宣大與虜
爲鄰患在肘腋而朶顏三衛反在遼之內地所恃衛

鎮耳山海關一線之路萬一中阻則咽喉既塞彼遼陽一鎮不特不足為京師之障而東手無拯援之策矣縱使海運未可遽復而沿海擇要害之區許通市舶使商旅貨販由海往來則魚鹽穀粟一通而一鎮軍民財用自足設有緩急亦可恃以無恐聞　成祖

皇帝欲建總鎮于開元而經營未及就緒正今日所當講求焉遐想往古山東遼東合為一州先王討慮何深遠也故國初由登萊以餽遼陽我　聖祖之廟筭謀國者其審圖之

山海禹貢冀州之域書曰夾右碣石此其方也　國朝洪武創建城池關隘命名曰山海關永樂中建都燕京列爲畿輔相厥山川山自居庸而東其勢漸南海自直沽而東其勢漸北至我臨渝山麓海濵不盈一視扼而塞之其爲力甚易其功甚鉅也朶顔散處舊大寧地那山海諸邊之北也內居庸抵山海依山阻險設關寨墩煌營壘數十百所遏厥出沒可謂盡羈縻之術極備禦之策矣

遼西區畫

古遼西郡即舊設大寧都司內轄錦川全寧及大寧

興和民衆富庶金源恩和武平龍山等縣是也契丹號爲中原是故大同在西燕在南遼陽在東大寧則在其中其東南四十里爲松林松林水出是爲廣河大山深谷幅幀千里馬迂祟隆迤透亘京師之西山內有長泊周圍二百里大鹽泊周圍三百里小鹽泊周圍百里山高而長水淵而衆且其地東傍福餘若拐漳潮吳浙水商遠通日本新羅則自新羅可以通沃沮自日本可以通穢貊穢貊古爲渤海東京龍源府沃沮古爲渤海南京南海府既通二府則漳潮水商或經唐恩浦口或經穢貊沃沮直抵扶餘而西入大寧

矣契册曾置通吳軍其道由此我　太祖驅逐胡元於古會州之地設大寧都司及所屬營州等衛以爲外藩籬復命魏國公修山海關喜峯口古北口黃花鎮潮河川一帶以爲內藩籬永樂中撤回大寧以其地委朶顏三衛而以內藩籬爲界大寧既棄則開元與和不容不失宣德中移守獨石龍門勢固然也土木之變獨石八城俱陷所恃者一長安嶺擋亘虜衝耳今計其歸復之界大軍出喜峯直擣錦川全寧而夾以開平中屯興州右屯及松亭永寧之師遼海出偏師以綴福餘繼以義州廣寧之衆步騎出于牛山

冊師進于小陵、此其成計不可易者、然未易言矣、

薊州總叙

薊州京師左輔也、拱衛京師、密邇陵寢、三屯營居中爲本邊重鎮、東至山海關三百五十里、西至黃花鎮四百五十里、我　太祖既逐元君、迺即古會州之地、設大寧都司營州等衛、而封寧王、與遼東宣府東西並列、以爲外邊、又命魏國公徐達起古北口至山海關、增修關隘、以爲內邊、　太宗文皇帝靖難後、兀良哈部落內附、迺改封寧王于江西、徙大寧都司于保定、散置營州等衛於順天之境、而以大寧全地與之、授官置衛、今止守內邊、邊人謂外邊山勢連亘千里、山外撫江環遶、誠自然之險也、

北虜不敢內侵山衛者以此今棄此而守內邊失地險矣。令其每年朝貢二次每次衛各百人往來互市永為藩籬即朶顏大寧福餘三衛是也遼東宣府自此隔涉聲援絕矣正統以前地方寧謐但令都指揮或都督于喜峯口密雲等處鎮守驗放別無多官土木之變頗聞三衛為也先嚮道乃命都御史鄒來學經畧之弘治中守臣楊友張瓔因燒荒掩殺無辜邊釁遂起正德以來部落既蕃朶顏獨盛陽順陰逆累肆侵噬花當則脅求添貢把兒孫深入虜掠動稱結親進北恐嚇中國叅將陳乾魏祥俱以重兵前後陷沒他可知矣黃花擁護

陵寢。京師後門。今本兵逃亡。止餘二百。河間等衛之戍。空名無實。此其單弱極矣。議者爲更當增戍。而關外閒田可募爲兵。此亦一策也。古北口潮河川俱稱要害。而潮河川殘元避暑故道。尤爲虜衝。作橋則浮沙難立。爲塹則漲水易淤。都御史洪鍾雖設有關城勢孤難守。今雖塞川大建石墩四十。令其錯綜宛轉。不礙水路。庶幾可以久乎。喜峯口三衛入貢之路。撫賞諸費。久累軍丁。近取諸馬場子粒。似矣。建昌營自裁革内臣之後。以其兵多于燕河營。乃復添設遊擊。甚爲差謬。夫遊擊之名。謂居中乘便。四面馳擊也。今

徧在東隅，其謂之何，列東去燕河營參將止五十里，西至太平寨參將止六十里，不爲贅員，且掣肘乎，愚嘗謂薊鎮在今當重其事權，總兵須與掛印，居巡撫駐薊，其遊擊駐三屯營，若燕河馬蘭密雲三參將則仍舊，而以太平寨併入建昌爲一參將，則庶乎體統正而緩急有濟矣，且設關於外，所以防守，立營於內，所以應援，國初東至山海關西至黃花鎮爲關寨者二百一十二，爲營堡者四十四，爲衛二十二，爲守禦所三，設分守參將五于燕河營太平寨馬蘭谷密雲縣黃花鎮，以管攝營堡，謂之關，設守備都指揮五于永平山海遷化薊州山河，以管攝衛所，謂之營，設總兵官一員于三屯營，以總鎮焉，后惟關獨當其害，營但肆爲觀望而已，嘉靖十八年，巡撫都御史戴金題准復，而舊制更相防守，今關營

提調既分爲二則關獨當其害營但肆爲觀望耳假令營之提調即司所直之關責有攸歸復將誰諉又本鎮額兵原少隘口甚多除分戍之外消耗之餘所在單弱言之寒心是故存留京操之士盡募土著之兵設險修關嚴烽遠諜不可一日不講也

薊鎮建置

薊州鎮屬關一百一十三寨七十二營四十三堡六十一城一十一馬步官軍七萬八千六百二十一員名糧四十六萬八百餘石料豆六萬七千五百餘石子粒米麥一萬三千七百七十八石六斗布絹折鈔

銀二十萬兩絹布一十二萬一千六百餘匹綿花絨六萬六千三百餘斤草四十萬三千餘束

山東河南北直隸司府起運夏稅秋糧麥豆三萬四千五百八十八石二斗零布一十三萬三千九百匹綿花八萬一千五百斤絹二千餘匹海運兌軍本折米共二十四萬石軍民屯折色草共銀二十一萬六千九百六十兩有零夏秋二稅本色折絹米一千一百四萬九千二百餘石草九萬七千六百八十四束

薊州處置

薊州遵化平谷之馬蘭谷將軍石大喜峯口蕉兒谷

三屯營羅文谷寬佃等谷俱北邊緊要關營豐潤之南即臨大海海運道其西接永平東北當密雲之路誠京輔要地喜峯口朶顏三衛出入之門尤緊要

薊鎮遷徙撫巡議

東虜每犯不曰山海則曰義院不曰界嶺則曰桃林此皆建昌以東地方也所以然者以密雲有總督軍門三屯營有總兵將官而永平一帶地方無重臣以鎮壓之夫是以常犯而肆侵也合無將遵化巡撫衙門遷移永平府駐劄將永平道兵備移在海衛山居守重臣既在重兵隨之防守密邇查閱亦嚴

薊鎮開渠以防虜

晉劉靖以嘉平二年、于高宗河開車廂渠灌田歲二千頃、景元年酉、更置水門、水流乘車廂渠自薊西北逕昌平盡潞陽潞縣、凡所灌田萬餘頃、又玉海山川考曰、薊州漁陽、有平虜渠、傍海穿漕、以避海難、又于其北漲水為溝、以拒契丹、皆魏神龍中滄州刺史姜師度所開也、夫車渠平虜之迹、誠不知其何在、然據今日現在之水、開今日可耕之地、以距今日跳梁之夷、則在能者圖之而已、

薊鎮各關口要津

京城北九十里昌平州州東北九十里黃花鎮自鎮歷白馬關陳家吊馬等峪關口四十八口而古北口又一十四關口至洪扁寨中歷黃松峪將軍石凡五口而薊州東岸峪自關以東歷寬峪等關凡十口而遵化縣之馬蘭峪乃歷沙皮羅文松青龍井兒蔣家口團亭寨關口三十一而喜峯口又七十口而遷安縣之青山口又十二口而冷口又三口而劉家口又四口而盧龍縣之桃林口又四口而昌黎縣之界嶺箭桿等六口而撫寧縣之義院口又石門等五口而董家口歷大毛山小青山等十口而山海關

北畿東北古北口喜峯口潮河川橫嶺邇直北者也
鎮白羊口去天壽陵尤咫尺惟薊州重屯山後小醜
侵突而宣府鎮且繞出其外可爲應援

薊遼移兵要地

石晉所賂契丹十六州地幽薊易鄭涿瀛順七州在
山前新嬀儒武雲應寰朔蔚九州在山後合山前後
併契丹所自取營平二州通計之蓋十有八州也自
是以來非但失其土地人民乃併其關隘而失之晉
人自撤其險阻與人既無以自守其國宋人承其後
而不能復中國之舊遂以白溝河爲界故二國所受

夷狄之禍畧同夫自晉天福元年以賂契丹此地爲虜所得者首尾四百五十餘年我　太祖始逐出元人而復爲中國　太宗又于此建都是誠萬萬不拔之基也今山前山後皆吾中國之地大行西來連岡疊障環而繞之東極乎醫巫閭之境爲內藩籬山後諸州自永寧四海冶以西歷雲代重關疊巘爲外藩籬若委任得人守禦有法可保無外患也惟昌平以東遵化永平一帶往者有大寧都司與營義會等衛以爲外障後移入內地故　京師東北藩籬單薄累時有患未必不由于此請下大臣議居庸以東歷昔

花鎮古北口直抵山海關山之後皆荒漠無人之境非如居庸以西大小邊鎮兩層可以防備若何以善其後使之永無外患請將洪武中大寧都司後移保定者立于永平或遵化或薊州以為重鎮凡舊所屬衛所移于沿山要害相為聲勢仍于山之後去山五十里或三四十里量其地勢因其地形便築其墩基就其空缺之處接連以為邊墻就于其間擇一要地設為關鎮屯軍守備以為兀良哈入貢之道一以衛都城一以護陵寢吾力有餘而機可乘仍復洪武中山後關鎮之舊俾與宣府大同列為三鎮直達遼東

之境。

一 鎮撫賞長策

夫宣主上之德意達蠻貊之隱情全在通事之口我
祖宗知其然也特設四夷館以翰林重臣提督之
又擇大臣子弟之端謹者爲譯字生習四夷之言語
文字習之而通也然後授以官而分遣之以主各邊
撫賞之事今四夷館如故也授以官而出邊行賞亦
如故也然而其人則非矣夷語夷文一毫不達惟日
需索供給每處動至千金而其與夷人通語者則全
憑夜不收之屬各路提調之撫賞皆視其口以爲低

昂哄誘夷人教之爭競需索令獨不可遴選而勸懲
乎謂宜遴若干人擇其端謹者使司通事之職三年
之內夷賞不增夷情不變即為稱職授以百戶又三
年而無事也陞千戶又三年而無事也陞指揮倘有
能調停大事採探隱情者不次陞賞不然即以軍法
從事而劄鎮撫賞之責惟寄之路提官既卑微人復
瑣猥外不能壓鎮虜情內不知愛惜 國體甚至有
私賂虜人求免目前如潘一正者夫劄鎮撫賞凡十
一處而參將凡十二人令參將在內而使提調在外
主賞非計也請各邊之賞皆令參將主之如石塘路

屬夷五枝皆是白馬關撫賞即移叅將駐關而革本路提調古北口屬一十四枝皆在古北口撫賞即移叅將駐本口而革提調曹家路之叅將移駐漢兒嶺墻子路撫賞則叅將暫革馬蘭路叅將移駐正關松棚路叅將移駐羅文谷喜峯口則駐本口太平路則駐擦崖子關惟燕河路有二處撫賞宜將桃林屬夷并入冷口一處聽賞即移叅將駐冷口石門路叅將移駐義院口山海關無撫賞又題　準不援遼東則叅將亦宜革矣如此則路叅將皆復舊額又省提調十人且以撫賞之權屬之叅將至期仍令三道往來

提督脫體統尊而夷情可撫按三衛之設每衛置都督二人泰寧衛之祖其左都督曰兀捏帖睦兒再傳而絕右都督曰革木于帖睦兒今襲者曰只兒挨福餘都督二今無止都指揮曰打都惟朵顏最盛其左都督爲完帖睦兒五傳爲花當生十一男又再傳而革蘭台襲職生九男長爲影克影克之子即長昂今見襲都督最桀驁者也其右都督爲脫羅又兒三傳爲朶兒于又再傳而絕其別枝拾林孛羅繼之今襲者曰把班通其所屬討之共一百五十五枝今在各路見討賞者乃二百四十七枝比前多九十二枝此

係一夷有在三五路討賞者皆强横夷人到一路則擾一路者也今宜稽其宗枝嚴爲法制令各歸一處討賞如長昂一枝在五路討賞共銀若干令總于一路賞之可免其沿路索擾矣薊鎮屬夷惟三衛而順義王之裔自居宣大之邊今俺答之初請封也即西置丙兎于洮河東置撦兎于薊鎮自長昂以下莫不受其約束而投順矣夫　祖宗之于兀良哈既分其衛爲三又每衛立二都督以分其權又分其指揮等爲數十餘處愈分愈弱使之各自爲雄不相統攝慮至深也今舉三衛夷人盡屬强虜且東自薊鎮西至

洮河以萬里之邊疆盡屬一夷之鈐轄堂堂中國曾無一人發見而豫憂之者今洮河已見告矣趙充亦復跳梁矣

薊鎮險隘

秦築長城由山海泰寧開平而西所據地形極勝今薊鎮一帶邊墻乃國初徐達創修以爲內邊者也歷代修築垣墻畧備然薊昌二鎮邊長二千三百餘里擺守之說拙如膠柱敗若摧枯歲歲修邊軍力未戰而先困唐太宗云隋主不能擇人守邊而築長城以疲民力此自困之道也今日頗蹈隋轍矣善守之法

有三有修百里之外險者有修近邊山水之險者有修境內地險者何謂修數百里之外險舊制冬月燒荒必在四五百里之外使草根盡絕虜騎難馳先臣郭登守大同于要害之處毒其水草虜不敢侵令誠于境外擇其要路潛置毒藥人飲水即死馬食草即斃尚安有一人一騎能內侵者乎如山海關外大古路口南行則犯遼之前屯北行則犯石門諸處乃總路也于此置毒則遼及石門皆可安枕矣又如石門寨外大梯子嶺離邊四十餘里東西寬漫有橫山一道舊置柞木攔寨于此置毒則義院口地方可大舉

者虜不能至矣按古兵法軍行則防毒凡入敵境則先審其水草蓋行軍者慮毒之難防故設五術以審之即使北虜精通兵法識毒而不來亦爲上策何乃置之不講乎但口外之水多流入內地毒其上流須分輕重所用毒藥有經七日流三四百里而解者有經半月流千里而解者有經月餘流數千里而解者此皆用草狠毒之屬隨煉之生熟而分毒之輕重南人有素習之者水入中國近則用輕藥遠則用重藥不入中國者雖用砒礵可也何謂修近邊山水之險薊鎮一帶重山疊障處處有險凡軍馬行兩山之間

兵家謂之圍地。虜入其中，吾斷其前後，盡成擒矣。虜人所以敢于犯難而不顧者，欺吾無人也。向嘗薄遊薊門，見戶外諸山兩頭狹而中闊，濶如孔明之葫蘆谷者甚衆。即兩頭不狹者，修而隘之，爲力甚易。中間之山低則增之，坦則剷，脩成險隘，積滾木礧石于上，使虜知而不來可也，來則雖有武騎千羣，盡爲網中之禽、穽中之獸矣。如古北口外地方平衍，無山可恃，則當引潮河之水周圍設險，往來之處則架木爲橋，牆則設坑鋪板，使虜知而不來可也，來則送死無疑矣。昔李存孝力敵萬人，李克用掘塹守之，塹成飛

走不能越、存孝遂拔窮而請降、此已事之明驗也、何謂修境內地險、嘉靖二十九年虜犯古北口、由黃榆溝入、歷白羊口橫嶺原從古北口出、三十四年犯馬蘭谷、由龍鬪谷入、由鮎魚口出、三十六年犯燕河路、由雞鳴山入、由冷口出、三十七年犯臺頭路、由界嶺口入、由青山出、夫山川在我、險隘在我、虜每大舉往來、出入皆得其宜、若素習者、惟其嚮道明而地里熟也、我則險隘扼塞、茫然不知、甚至敗而奔北、亦不知去向、今須將諸路可入可出之處、一一勘明、知從某山入、料其必于某處劄營、某處搶掠、某處奔回、吾軍

當于何處堵截何處夾攻某水可以灌某河可以阻有未備者開渠設險務使戎馬難馳又畧倣古井田之意有溝有洫無事則教軍耕作虜至則藉水成圍此禦虜萬全之計也

三鎮形勢總說

部落渙散強逼邊求永清二酋久飽優賜志望無厭而又姻連上巒意窺遼左平居虜情之難處則宣府為上大同次之山西又次之止隔一墻烟火在望鐵騎馳騁頃刻即至況老酋聚牧各部攸繫虜情所樞呼吸異態則大同為最山西次之宣府又次之山川

磽瘠士民貧困板升降入親戚潛通撫臣既違人心易搖況太原河東久所垂涎萬一有變內外合發則山西爲先大同次之宣府又次之在宣府撫七而戰三處黃把串史之夷其險絕之山川稍可恃也大同守一而戰九牆但據其零犯而不能阻其大舉自非重兵無以防其四突而拒其奄至也山西撫三而守七蓋以虜之市馬在山西爲寡然偏老孤危西河乘水春冬皆防也以大同一鎮言之九萬之額則老弱疲癃悉在其中其有馬勝戈者約可四萬而堪責以戰者僅一萬餘人以此欲守六百里長邊則誰能辦

之

六關總叙

居庸隸薊州紫荆倒馬隸保定鴈門偏頭寧武隸山西巡撫居庸等關本大行山與鴈門諸山相斷數百里鴈門亘南北大行絶東西表裏縱横左右縈帶關狄藩華險由天造山西自井陘西北數百里崇岡復嶂抱爲居庸迤邐東折玉帶祁嶺諸山若拱若抱八陵在焉外拒四海沿溯河川古北口去虜不遠故居庸爲京師北門居庸左轉蓋魚陽盧龍當山海之際古渝關也控約遼東西右循太行西南以往包絡數

十城皆平原沃野北倚上谷雲中皆宿重兵居庸東去舊有松林數百里中有間道騎可一人即札八兒道元兵趨南口者紫荆倒馬二關隘口既多守備不能專內連真定保定大名右燕趙之郊平夷曠衍無高山大陵爲之限隔騎兵便馳逐南並井陘出山西路險隘士馬不能成列東史順德廣平遂入齊魯下江淮鴈門三關山東起代郡外斷雲中內界太原北境西盡雍河之濱鴈門稱絕險虜入大同川二邊不能守則鴈門當其衝寧武諸營堡不甚險隘虜往往由崞麥川野豬口入婦女畜產驅逐已出塞而遊兵

百里赴援難矣偏頭地平可馳馬故多虜患西北冬
備河曲東北時備大同川往時諸險塞設關夫環戍
卒荷戈守吏辨符行者脅肩曳踵左右森立正德以
後商者入賂遺者奸閽廢鍪鈇斤左右環立不問誰
何况駭符券嘉靖以來虜細出入至居京師習兵器
而禁物輦來旅往如履康衢防哉防哉

直隸三關

居庸關（隸劃州）所轄撞道等口墩塞七十有三城三堡三屬馬步官軍一萬三千七百六十二員名子粒米二千六十二石新增餘地折色銀三百五十兩余丁承稔米三百三十石馬四百二十二匹

東路撞道等口一十三（俱無任城橫石墻一道）共馬步官軍一百七十八員名

中路雙泉等口三十六（俱無任城橫石墻一道）共馬步官軍七百七十員名

白羊口堡一座（小石城一）馬步官軍五百八十一員名馬六

十匹進西六墩軍四十名

西路栢峪等口三十七 俱無住城橫石墻一道有鎮邊城一座內除長峪城共

馬步官軍五百三十三員名

長峪城一座馬步官軍二百七十二員名

紫荊關隸保定提督所轄沿河等口七十六層春秋輪班

并備禦常守馬步官軍共五千八百八十六員名子

粒米一千七十四石馬四百一十二匹馱鑼馬八十

匹

外二層自東而西沿河等口五十三內除浮圖峪口共馬步

官軍三千三十二員名 浮圖峪口 馬步官軍四

十三員名馬八十匹
內一層自西而東白石等口二十四　共馬步官軍
二百七十三員名
倒馬關謙保定提督所轄周家堡等口一百一十有五關
二屬常守備冬馬步官軍共五千八百一十三員名
子粒米一千六十十石備冬騎操馬一百三十匹
東北路周家等口六十六內除插箭嶺口共馬步官軍四百
九十七員名
插箭嶺口　常守官軍三百員名
西南路龍泉等口五十一　共馬步官軍一千四百

四十一目名

三關處置

居庸諸關本太行山與鴈門諸山相斷數百里鴈門亘南北大行絶東西表裏縱橫左右縈帶閱秋藩華時用大矣

居庸號北門山形左轉盡魚陽盧龍當山海之際爲榆關控約遼東西右循大行西南以往包絡數十城背平原沃野北連上谷雲中皆宿重兵表裏維固真天險哉西山自井陘西抱數百里崇岡複嶂扼爲居庸迤邐東折玉帶神嶺諸山若拱若抱七陵在焉屏

指四海治潮河川古北口、去虜不遠、備守其可忽諸
紫荊倒馬二關、隘口既多、守備不能專、內連中山保
塞澶淵、古燕趙之郊、平夷曠衍、無高山大陵爲之限
隔、騎兵便馳逐、南並井陘、接山西、路險隘、士馬不能
成列、東更鉅鹿邢洺、遂入齊魯、己巳之難、虜行謀奪
紫荊窺臨青者、不有節庵司馬殆矣、而謂國不以人
重哉

宣府總敘

宣府、秦漢時上谷郡也、古冀州之域、秦爲上谷郡、漢以下或爲縣、或爲州、五代石晉時入金遼、爲宣德宣化州、元改名宣寧、尋爲宣德府、淪沒于夷狄者、蓋四百餘年、我 太祖驅胡元混

一天下盡徙其民于關內，號其地爲宣府。洪武二十六年始置萬全都司于宣城，統衛十九，所分五路。成化初，增羊房堡，俱鎮城并參之所設兵戍守。五路各設參將一員，皆坐緊要處。各設守備一員，以嚴邊防。

國初，常忠武王遇春破虜于漠北，即元之上都設開平衛守之。置八驛，東則涼亭、沈河、賽峯、黃崖四驛，接太宣古北口；西則桓州、威虜、明安、隰寧四驛，接獨石。太宗文皇帝三犁虜庭，皆自開平、興和、萬全出入。嘗曰：滅此殘虜，惟守開平、興和、大寧、遼東、甘肅、寧夏，則邊境可永無事矣。後太寧既以與虜，興和亦廢，而開平失援難守。宣德中，遷徙衛于獨石，棄地三百里。土木之變，獨石入城皆破，雖旋收復，而宣府特重矣。宣

府山川糾紛地險而狹分屯建將倍於他鎮是以氣勢完固號稱易守然去京師不四百里鎮鑰所寄要害可知北路獨石馬營一帶地雖縣遠然長阻長安嶺虜難徑下中路之葛大白陽青邊諸堡西路之柴溝洗馬林萬全諸城南路之東西順聖皆稱虜衝警屢至焉東路永寧四海冶及龍門所則三衛窺伺之地而四海冶尤通開平大路下連橫嶺兒又要地矣邊儲一節則貞外楊守謙所論蓋得權宜之術守謙曰嘗聞弘治中宣府各城粟芟之積多至有六七年者少亦不下三四年今則止數月耳欲殷儲蓄尨礫

場地鞠為茂草或勢家佃以為業然則飽歌騰糟之勞安得而復見哉邊鎮敝壞乃至此

宣府至京師僅三百餘里則空運之策可行也又按邊軍月餉法曰折色者六月本色者六月在邊者折銀七錢在內者折銀六錢又曰本折間支此諸邊之通例也然春夏之月禾稼未登粟價騰踊邊臣皆於蓄積之未多也則固與之折銀秋冬之月粟價稍平倉廩稍積則始與之本色當其騰踊也銀一錢或止易粟六七升或四五升是一月折銀猶不及半月之粟如之何其不饑而疲且至死也欲責其死綏之節

不亦難哉說者謂亦于歲例之外每鎮發銀十餘萬兩遇大熟之歲則於歲例招買之外糴粟十七萬兩中熟亦糴三四萬兩俱別儲之每春夏粟價騰踊若歲例之粟尚足支持者借支二三月秋熟之後即于歲例內曰買者補償仍別儲之如此則士得實惠而所省亦且數倍即有重大虜患徵發旁午緩急亦有所濟矣

宣府鎮領衛一十有五虜所六十六城三馬步官軍一十二萬六千三百九十二員名通鎮馬六萬六千九百八十匹屯糧六萬二千三百零二石地糧三萬九千

二百五十三石有零開種糧一十一萬五千八百八十六石有零公務驛傳粮一萬四千三百三十三石稻田徵米一千一百七十九石有零草一十二萬六千九百七十一束

宣府總說

太祖起于淮右將與元人除殘則當引兵北向而乃南渡江者以元人未可與爭鋒而以淮泗之兵取江南則易也既據金陵十六年截江而守之則江南之財賦分毫不得北渡而元人匱困及渡河北指彼恒遯而無戰故嘗恭爲之說曰 太祖之渡江而南

也以強取弱及其渡河而北也。以飽取饑。 太祖之
定都于金陵也。則以親享則賦之便故也。 成祖始
封于燕至靖難之時。以燕薊寧谷之兵內向。遂成再
造。不據已成之金陵。而更都旋構之燕京。夫豈好爲
勞哉。夫亦覩虜勢之尚強而慮相傳數百年之後處
于金陵則逮且忘備。故舍見基而就新構。旣都之後
又勤 三駕。示掃除也。故嘗恭爲之說曰 成祖之
移北兵而南也。本守成而實兼創業。及其移南都而
北也。本創業而實計守成。 成祖之都燕也。以親享
兵馬之利故也。 太祖據財賦而未嘗忘兵馬。則初

年燕遼代谷之封。割肌膚之愛。以膺捍禦之寄。而中山岐陽攻取經畧。最久且備。夫亦以都在邊而尤勅其防乎。 成祖據兵馬而未嘗忘財賦。則平江之經運。河濟之轉漕。殫竭群策。悉賦江南以雲集 神都夫亦以有兵而尤急其食乎。己巳不戒。雖虜入居庸。而終恐兩鎭之擬其後。則所以消其久駐之念而速其出者。于山後之兵力亦有賴焉。而庚戌再肆則別由劉鎭而不敢復窺上谷矣。若使當時 嚴蹕不離於江左。親征不勤于再則一山之限。萬全之慮。未必有如今日之備者。而宣府其或有飲馬之擾乎。宣府

者京師之蔽而獨石者又宣府之蔽自撫臣佘子俊王儀以來更有增益然中路之竇未塞則葛峪之敗可懲於是督臣萬達疏曰長城之役西路張家口洗馬林西陽河諸處宣府最急者也中路葛峪常峪青邊牟房趙川東路別寧四海冶諸處宣府次急者也最急者宜督軍大舉役次急者以待乘塞之兵畚財量力期于有成而北中路既城然自四海冶而西至永寧自滴水崖而東南至龍門不扼其塞則京後尚孤于是萬達又疏曰自永寧墩歷鵰鶚長安嶺龍門衛至六臺子墩別爲創修內垣一道與北路新墻連

而爲一北路原額官軍不輕內調內垣乘守永措兵
馬蓋不止備金湯之設崇虎豹在山之威亦且成首
尾之形收率然相應之利也東路既成而龍門黑峪
之路不通則應援之徑未便于是督臣逢時撫臣堯
令疏曰北路東南外山起龍門所之盤道墩以迄靖
胡堡之大衕口延亘一百餘里山勢高峻誠爲天險
若遂爲修墻斬崖則滴水靖胡既有柞口之內邊又
設盤道之重險虜騎自漢入犯有警自龍門之黑峪
以達寧遠邊內經行止三十里北路之兵由此以入
衛南山東路之兵由此以出援獨石皆可朝發而暮

至獨石孤懸勢相聯絡先是嘉靖二十九年虜騎自薊入犯諸臣始議掣宣大之兵馬以衛南山督撫移鎮懷來老師費財而虜終以險絶不至于是督臣崇古疏曰諸臣原議每年春秋盡掣宣大山西之兵併守南山在山西則往返千里士馬疲勞致疎本境之防宣大則内顧外疎供億耗費坐失各路之守是掣門戶之兵以守堂奥棄其所必攻而守其所不攻以衛 京陵則忠矣以籌邊則非策矣宣大各守其境雖未能阻虜之不入而猶可邀于境上南山 畿輔可保無虞宣大掣兵内防則虜可直至山後而藩籬

愈壞是守宣大乃所以棄南山守南山乃將以棄宣大也自是罷宣大援南山而督臣不至懷來歲所省不貲也或曰開平之轉運難繼則當徙三衛以入大寧之巢穴不除則當通宣遼以爲絶塞

陽和事宜

陽和當宣大兩鎭之交總督從中節制則遠近之勢既均緩急之應亦便今乃擁聚兵馬久住懷來不亦左乎南山在宣府近京之地精兵宜守邊隅則對壘之戒日嚴長駕之威亦壯今乃外遣上谷單守南山其計不亦後乎

山西總說

宣大全理邊務而山西則半撫綏宣大之撫臣守在邊而山西之撫臣駐於腹裏此其所以異也山西之守疆與大同相為聯絡本一省事也自寧鴈既以為關而大同又或不足為蔽虜一闖入責相牽連于是始有分守之議邊計之誤莫謬于是然計當時虜患正披王議者以為重門待暴王政所不廢而再設寧鴈其後更增平型居常視之誠兩門戶也然使山西退守寧鴈而遂委其責于大同可也虜越大同而後至寧鴈至寧鴈則責山西是矣而偏老之失守山西

其容無罪乎是大同撫臣一其責而山西乃二其責矣此撫臣之所獨難者也悉寧鴈見在之衆而一偏老以為貧則無守而不固今既分其力而退守則見分者以寡而成弱退守者合狹而就廣是守偏成或萬有一之能固而守寧鴈則惟虜之不入已矣則山西失守之責可坐而策也且山西之三邊與陝西之三邊一也寧夏延綏甘肅之撫臣則分自陝西而同開府於陝西之境者也有延寧甘固四鎮則不當腹有陝西撫臣然而終不能罷者良以撫臣之不可兼邊計也而山西撫臣獨使其春在省而秋在邊然則

陝西撫臣、于延綏甘肅遠矣而于寧夏爲近、獨不可使春還長安而秋駐寧夏乎而寧夏之撫臣亦終未嘗罷不設也偏老之孤危、本不可與寧鴈之腹裏竝列爲封守而卒以竝列者、以責之一人故也、寧鴈之設關過也、而以責之一人非也偏老之有寧鴈猶宣府之有居庸、大同之有紫荊、居庸不屬宣府而責之順天紫荊不隸大同而責之保定此所以爲重門也、而今山西乃責之一人若以爲其足以辦偏老則凡平居之所以增兵設將爲寧鴈之計者舉爲冗濫無益之費若以爲防其不能而姑設之也則何以異夫

令之縣令責其輯收里戶矣而又許其別派於民以備逃亡之額也虜入偏老羅之以邊臣失守之法且曰　朝廷先已許我退守寧鴈矣里戶逃亡羅之以有司失收之法彼且曰監司先已許我別派備逃亡矣可不可也今山西之民歲輸之三關與大同者以萬曆元年新收考之在太同者八十七萬五百有餘在三關者四十一萬四千七百有餘而此外無名之費不與焉山西之民所以俛首而輸者以其足蔽我以生也而辛丑之驚滹沱壬子之犯太原丁卯之攻石州殘破之慘有不忍聞者即今保定之民僅供紫

荆。得大同之敵而無大同之輸山西以全晉之力仰給三關乃猶不免于被虜也。玆豈非設官分守之有未詳乎。故愚乞 陛下割偏老以南寧鴈以北特設一巡撫而專委之以邊計而宜大而開封府于偏關以總兵駐老營以副總兵駐河曲自平虜北樓鴈門寧武而北悉以隸之移寧武道于偏關以為分守而岢嵐保德等州縣專屬偏關巡撫如朔應之于大同山西都御史罷其軍務但專巡撫盡關南而守之使得其整暇與監司冀南河東守令共圖所以輕徭均賦以休吾民者而供三關萬一有警則親提大原汾

州三營之兵以守鴈門而甚急則更調各州縣之兵以邊衛奕偏關叅將換駐寧武其鴈門以北巡按事宜亦或以并于宣大而山西一應派額應輸三關者但仍其舊此非寵誂也設巡撫于偏老而不涉省城所以視延寧甘肅之例也割關南以屬山西而不使其與關北之邊防所以視保定順天之例也如此截地而守之在邊臣專其責于沿邊也則尺寸在疆固為近而易圖在山西專其責于關南也則撫守俱舉不以遠而或誤今撫臣遠在省城而總兵遙處寧武以陸百里之邊付之副使與副將虜人方款貢[illegible]

萬一狠心忽逞烽火再熢東之宣大西之延寧皆以
撫臣專膺其責而獨山西一省踈其中空而誤于遥
制是使全晉之背闢一護藏之窨而以大同河東誨
盗餌虜也是時雖罪百撫臣將何救乎竊計必如此
而後九邊皆密而無隙必如此而後三關重設爲非
虛且自添撫臣一員之外不增一卒不加一將而坐
收全宗即增一巡撫不免于廪餼吏書紙劄之供計
亦三五百金但取之山西巡撫每歲移駐兩司府州
縣往來恭謁之費而足使山西得並于陝西保定以
下爲治而壯京師之右臂是將大有利于　社稷

山西外三關

鴈門關所轄水峪等堡一十九馬步官軍一萬一千四百六十一員名子粒米三千八百三十石馬七千五百匹草四月至十月不支草料軍自行放牧

寧武關所轄羊房等堡十一馬步官軍一萬八百二十二員名子粒米二百七石馬六千一百九十九匹草十一月至三月支每匹每月支草三十束料九斗

偏頭關所轄羅漢等堡二十八馬步官軍一萬一千二百二十八員名子粒米二千一百九十石馬六千七一五匹草同上

三關險隘

鴈門稱絕險虜入大同川二邊不能守則鴈門當其衝矣幽微之兵出紫荆禦其左延寧之兵度黄河拂其右虜可邀也昔李牧守鴈門誘匈奴人張左右翼擊之大捷

東受降城在廢東勝州東北八里○中受降城在大同府城西北五百里秦漢九原縣地○西受降城在古豐州西北八十里相距各數百里

鴈門關廼冀之北境舜巡狩至恒山始啟鴈門趙孝成王使李牧備匈奴國初設關于此以嚴鎖鑰葢

重之也、

寧武處三關之中、當華夷之要衝、為東西之援應、實

陽方溫嶺神池義井之門戶、外接八角堡、內維岢嵐

以一守備一千戶居之自偏頭徂鴈門似落實矣、

圖書編

邊類

大同總叙

大同古雲中地，北際平衍，（東至枳兒嶺，西至平虜城，無山設險。）故多大舉之寇。（國初設大同府，分封代王，外分東西二路，北設二邊，拱衛鎮城。）西則平虜威遠，中則右衛水口等處，皆稱要害，蓋虜南犯朔應諸城必窺之路也。東則天城陽和，爲虜入順聖諸處之衝。（此二邊俱壞，虜直抵鎮城，光虜在套中。）而平虜西連老營堡與偏關，近虜幾出套便涉其境，故大同稱難守焉。

偏頭寧武鴈門自西延東三關並盡西盡黃河東岸抵大同西路雖太原北境要害之地與真定相爲唇齒非惟山西重鎮而畿輔之地安危係焉况達官達舍多安置眞保河間等府子孫世受國恩臣服効力固無他志但同本原性習尚在世終與合故三關疆域所係非輕與宣大並稱重鎮焉黃河東北舊有東勝城與大同大邊與和開平相聯通爲一邊外狄內寬復設偏頭寧武鴈門三關十八隘口于內以爲重險往年東勝開平能守三關未爲要害正統以來東勝開平俱失三關獨當其衝將無往牧之虜防守尚

易弘治十四年以後虜往套中地勢平漫偏頭關逼
近黃河焦家坪娘娘灘羊圈子地方皆套虜渡口往
來蹂踐歲無虛日保障爲難三關要害雖同偏頭尤
急十八隘口雖同胡峪口陽方口布畝口尤急河岸
渡口雖同娘娘灘太子灘尤急先年以山西巡撫駐
劄鴈門關內代州總兵駐劄偏頭關又各設守備一
員以備調度嘉靖十九年胡虜充斥三關不能禦近
議于朔代之間設重臣一員總督宣大三關亦如陝
西固原之制又按三關東十八隘口又東紫荆關又
東居庸關山勢連亘實天設之險爲京師近藩往年

紫荆居庸可踰而今不可踰者以其增築修鑿之工多而其險備也使今之三關亦加紫荆居庸捌馬敢深入乎故今之急務惟在備三關之險擇將帥練壯勇積芻糧以墊深入之門戶庶山西定而畿輔之地無警矣

竊謂已巳之變大同徵山西之兵防禦者蓋幾七千今在鎮城止供薪水門戶之役而坐縻糧餉分毫無益若改戍三關給以太僕寺之馬民壯數千盡爲除革此不惟邊防有賴而所省亦且不貲矣

大同鎮屬衛八所七堡五万八十三馬步官軍舍餘

土兵共五萬四千一百五十四員名糧料花布屯糧屯草及京運年例通共銀七十七萬五千一百八十八兩七錢五分屯糧一十二萬七千七百一十一石每石折銀八錢屯草一十七萬六千四百一十一束秋青草三十七萬二百一十束每束折銀三分年例銀七萬兩例鹽七萬引馬四萬六千九百四十四匹每匹折銀三錢山西起運夏秋二稅糧料二十九萬一千四百七十五石每石折銀一兩夏秋稅糧折布一十八萬二千五百匹每匹折銀四錢綿花絨八萬斤草二百四十四萬四千八百五十束每束折銀八分河南起運小麥九萬六千石每石折銀四錢

大同總論

自山西老營歷沿邊接五堡而東至陽和盡大同界六百里其仝壤特與虜為密邇登墻則虜在其下平地則虜或在山有跂而覘過者至得勝堡偕撫臣等出覘市塲之外則虜帳在焉呼而犒之升高北望數百里皆平曠無隰隰詢之諸將云皆大虜帳也往虜未貢時近虜之郊絕無人跡雖巡按之行必架梁而後進猶有幾不免者其在今日誠邊民之快覩也中間有新工未接而舊墻尚存者則頹垣敗壁僅存形影虜馬精強可以一躍而上詢先年所報謂虜折牆

而入者夫亦爲之名耳而豈其待於折耶夫一家之門必有藩籬焉獲而肉袒固童子之所侮也今以六百里之長邊而恃此以爲備固宜虜之長驅莫或限之使天未悔禍虜不款關則殘掠之禍率均九邊而其在大同尤未能知其所終也夫大同長邊非墻無以拒虜而墻非高三丈以上則虜且潰以入險設崇臺明烽火其使邊民並耕之穡可望成功而墻臺既完又漸修腹內之堡以防有急之聚則大同之民庶其息肩乎而全晉之屏蔽伊亦有藉也按載籍自嘉靖初年皆嘗調宣府延綏之兵以衛大同誠危之也

至庚戌以後、而始以大同之兵援薊鎮、豈所謂先其急耶、今令各鎮之兵請勿入援者、謂尚欲省費爾、而在大同、則有大可念者、蓋以危迫之區、方不足以自救、而乃責之以庇鄰人、是何異人方饑餓且困、而又奪其食以與人、未知其終之不斃且疢也。近以修工、亦既准免其二枝、然調虜既貢矣、在薊亦不過以修工爾、今大同邊臺正當經始、而乃分其二千餘人之力。今已耘人。大同入援之兵。必在所當罷。即不終罷者。且暫留以為六百里見急之工。限完而再調可也。是同據一郡、雖無起運而有存留、民之被殺者其戶絕

年藩籬之限、于我啟疆年來徵兵益戍、較昔煩害、而
虜居河內、近在門庭、況境內地方川原平曠、守禦爲
難、而生番中阻、傳不及聞、兩垂重地、孤危孰甚焉、且海
虜入犯、自歸德而來、計程甚捷、今之偵探、乃自河州
而入歸德爲道、不特倍之、虜疾馳飛度、速于風雨、如
往事者、則寇在郊關、我猶坐待、爲患豈細故哉、新築
邊垣、業已限隔華夷、憑城禦侮、卒難侵暴、招撫生番
餌以開中、借彼耳目、爲我聲聞、誠一舉兩得之效也、
噫生番之招徠、在楊咎二土官、土官之駕馭、在本部
之將領、擇廉將以專彈壓、非治洮之急哉、

岷州、古隴西郡之屬邑、西魏置岷州、 國初置岷州衛軍民指揮使司、編戶一十七里、屯寨百五十有二、散處于本境、及靜寧泰安清水寧遠西和五州縣之間、其西番五十餘族、輸年貢進、以為羈縻之術、天順間設守備、成化以來、復設邊備副使、控制撫防之機、日益嚴密、生熟番夷、率多賓服、第游虜渡河、有不可一日而忘備者、查永寧鎮平二堡、地當險要、增兵戍守、亦足扼塞、

西固守禦千戶所、亦羌戎故地、 國初置所、隸岷州、境內西番七十三族、耕食屋居、與中國類、扼險設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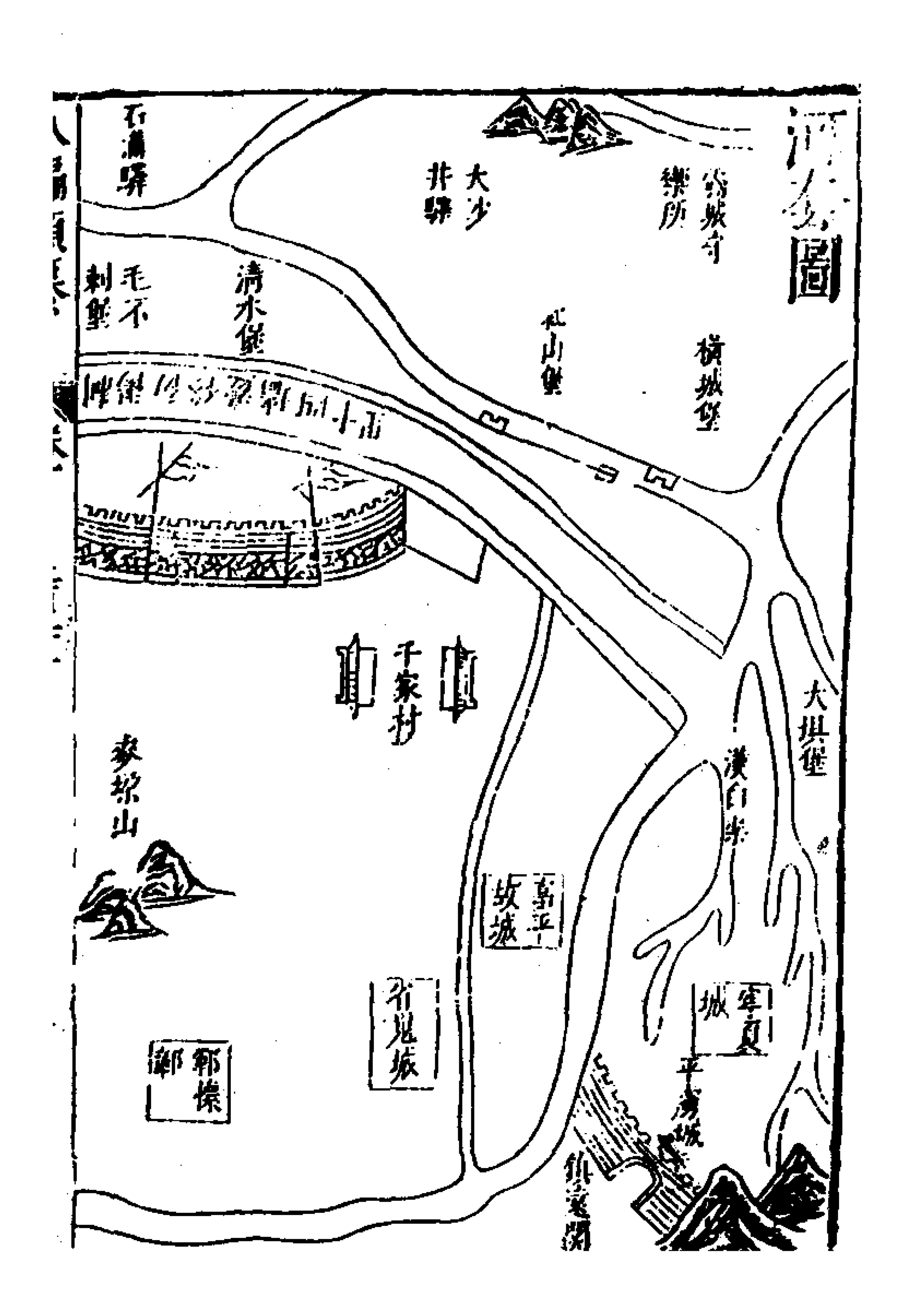
復套事當此言之非萬全也

路景泰初虜犯延慶不敢深入天順初阿羅出掠我邊人以爲嚮道固知河套所在不時出沒遂爲邊境剝膚之害矣

防河套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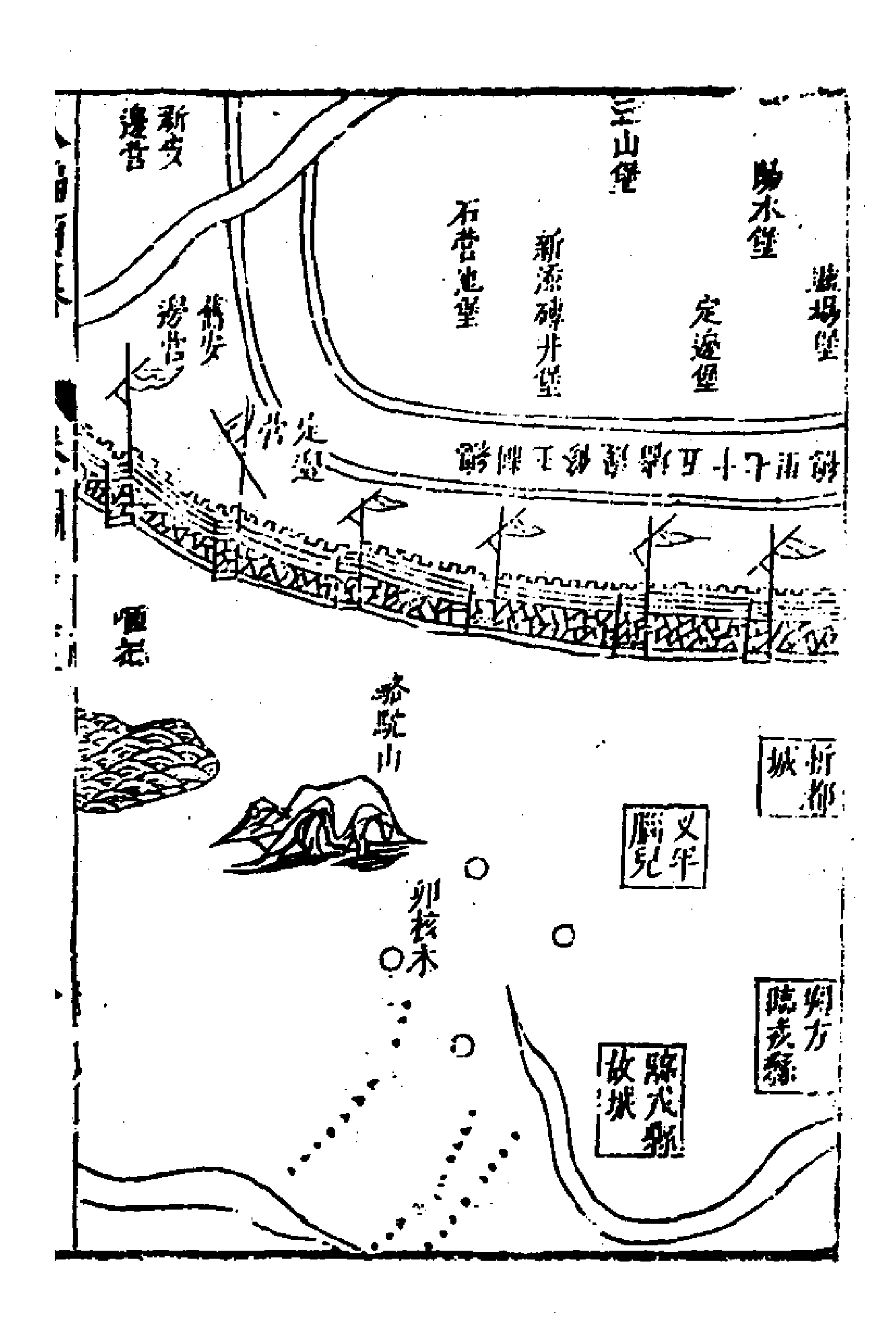
成化二年三月延綏紀功兵部郎中楊琚奏延綏慶陽二境東接偏頭關西至寧夏花馬池相去二千餘里營堡迂疏兵備稀少以致河套達賊屢爲邊患近有百戶朱長年七十餘自幼熟遊河套親與臣言套內地廣田腴亦有鹽池海潢州等民多出墩外種食正統間有寧夏副總兵黃鑑奏欲於偏頭關東勝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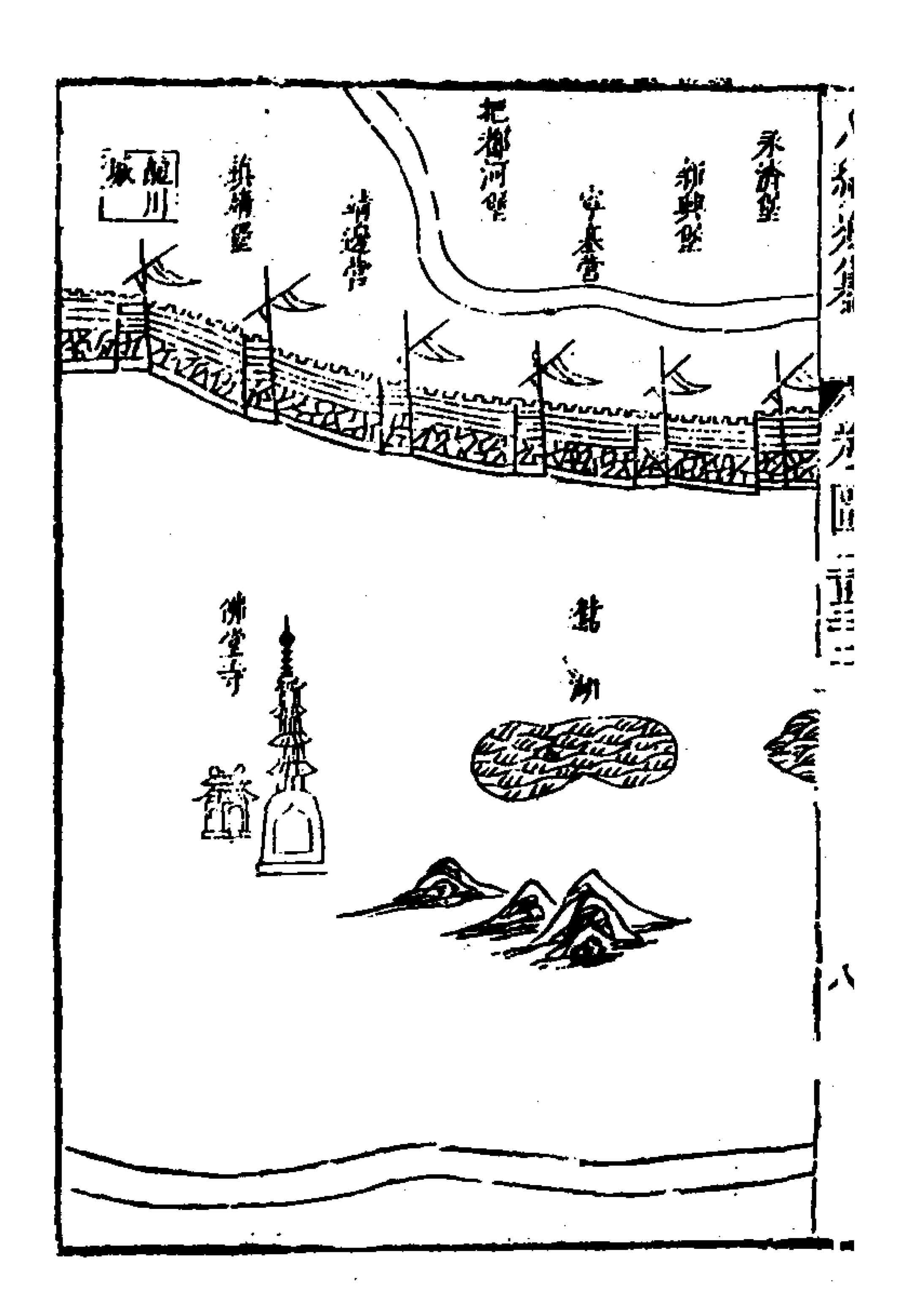
黄河西岸地名一顆樹起至榆溝迯迯都六鎮沙河海子山火石腦兒鹻石海子回回墓紅鹽池百眼井甜水井黄沙溝至寧夏黑山牸馬營等處共五十三賊堡七十墩臺東西七百餘里實與偏頭關寧夏相接惟隔一黄河耳當時議者以爲地土平漫難據已之後總兵官石亨又奏欲將延綏一路營堡移徙直道實爲邊防之長策按府應府曾歷延綏慶陽二境往復於偏頭關花馬池二千里間凡諸營堡咸爲稽考詢之將者故老猶皆記憶楊珩之策且曰曾銑幾於復套其計蓋不出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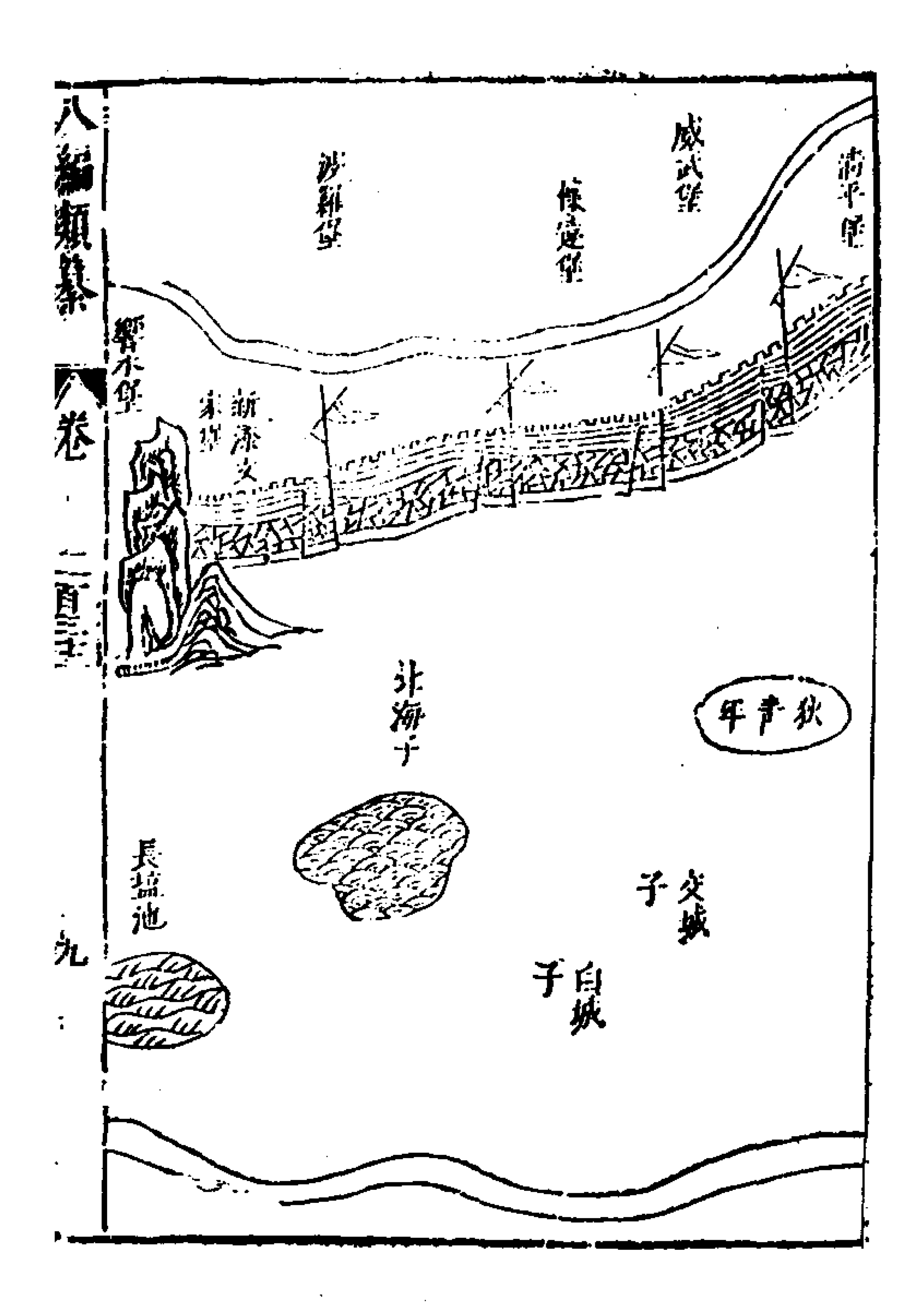


河套圖
大沙井驛
橫城堡
紅山堡
清水堡
毛不剌堡
千家村
平虜城
鎮遠關


興武營
安定堡
鐵柱泉堡
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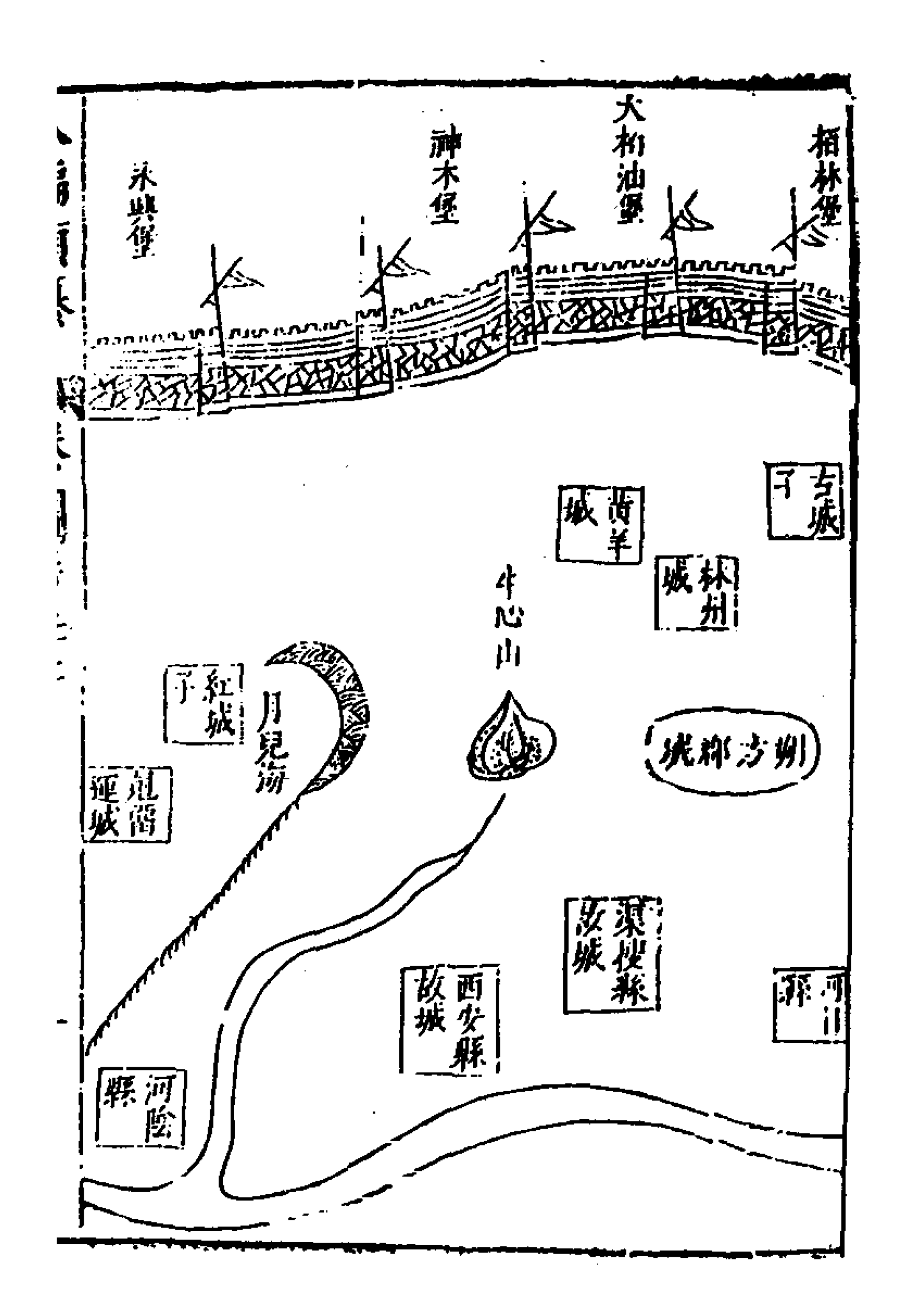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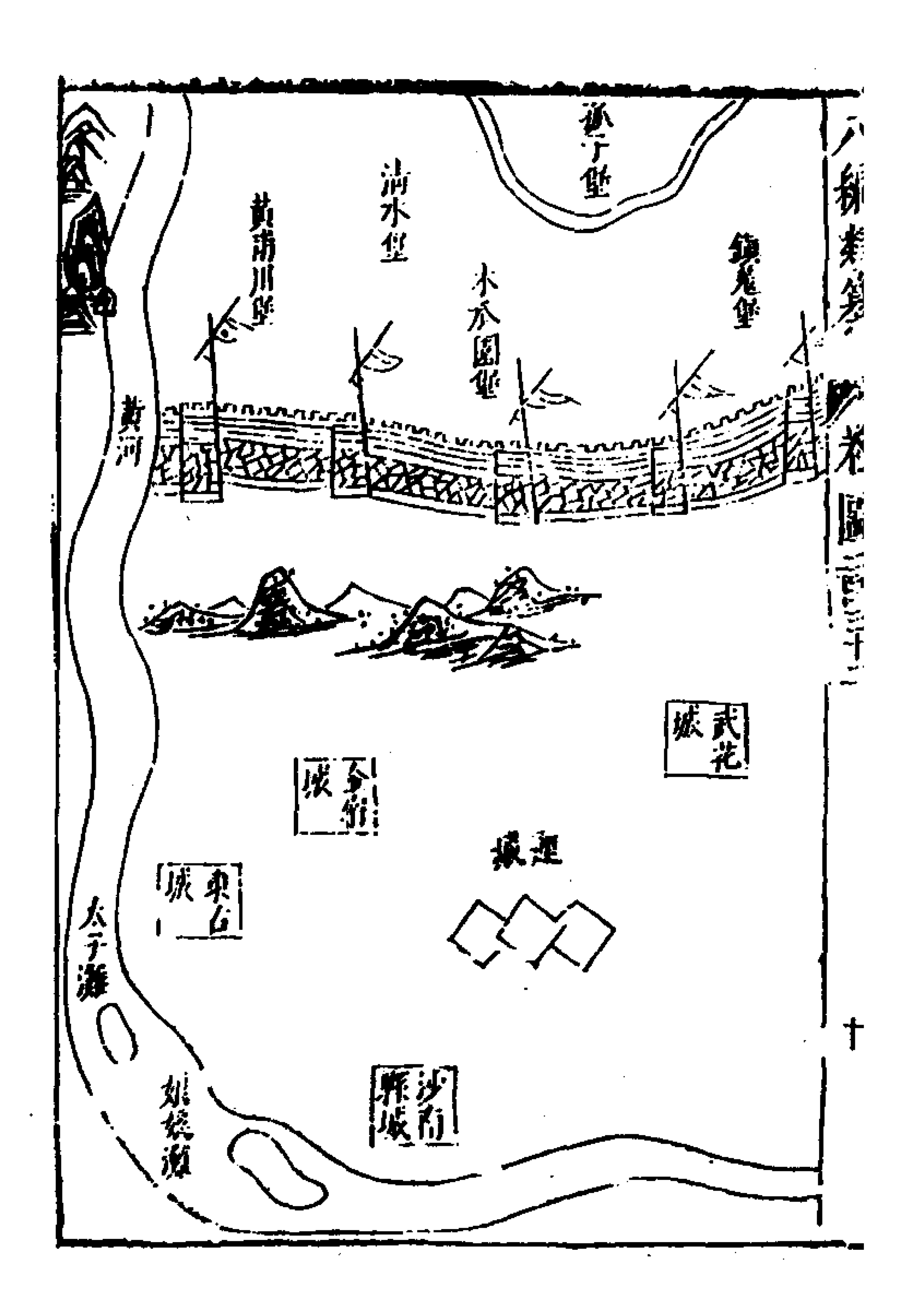



威武堡
清平堡
懷遠堡
波羅堡
響水堡
北海子
長鹽池
交城子
白城子



高家堡
建安堡
雙山堡
常樂堡
魚河堡
榆林鎮城
紅鹽池
蓮花池
臨河縣故城
高闕
陽山


柏林堡
大柏油堡
神木堡
永興堡
古城子
黄羊城
林州城
牛心山
朔方郡城
紅城子
月兒海
亂留運城
渠搜縣故城
西安縣故城
河目縣
河陰縣


清水堡
黃甫川堡
木瓜園堡
鎮羌堡
黃河
連城
太子灘

河套地虜衰畧

河套東至山西偏頭關地界西至寧夏鎮地界東西二千餘里南自邊墻北至黃河遠者八九百里六七百里近者二三百里惟皇甫川稍近川南焦家坪兩岸夾山水先合後泮及娘娘灘羊圈子渡口交東水堅故虜率其衆或自坪或灘或渡口以入套元史河源附錄朱思本曰自洮水與河合又東北流過達旦地凡八百餘里過豐州西受降城折而東流過達旦地古天德軍中受降城東受降城凡七百餘里折而正南流過大同路又西南入陝西榆林衛境然河源

東北流所歷皆西番地至蘭州凡四千五百餘里始入中國又東北自寧夏過達旦地凡二千五百餘里始入河東境內也

河套處置

昔秦取其地募內郡貧民充實其中然政教不聞故卒沒入匈奴漢武時復取其地立朔方郡縣募民徙者十萬口及山東大水徙其貧民于中者又七十餘萬口自是隴西北地河西胡寇益少然當其時皆仰給縣官使者分護費以億計其後政教未聞亦終沒入匈奴

河套事宜

宋史稱其地饒五穀尤宜稻麥淑園雜記謂近時關中大饑流民入其中求活者甚衆踰年纔復業九邊圖亦謂彼時虜少過河軍士得耕牧套內益以樵採圍獵之利地方富庶稱雄鎮焉此數言鑿鑿皆實也葉文莊議乃謂不可驅牧耕種未之究夫

曾總督復河套疏

太祖高皇帝順天應人驅逐胡元遠遁漠北　成祖文皇帝三犁虜庭餘孽奔亾幾千里救死不暇當是時薄海內外皆入版圖豈界河套已乎後以東勝孤

遠。撤之內守。復改楡林爲鎭城。方初徙時。套內無虜。上地沃膏。草木繁茂。禽獸生息。當事之臣。不以此時據河守。乃區區於楡林之築。此時虜勢未大。猶可委也。失此不爲。弘治八年。虜編筏渡河。剽掠官軍牧馬。十二年。擁衆入寇。自後常牧套內。侵擾中原。　孝廟有欲復之志而未逮。至　武廟。常欲征之而未能。切使虜酋吉囊得以據爲巢穴。禍根既種。竊發無時。出套則賊寇宣大三關。京師震恐。入套則寇延寧甘固。生民塗毒。此撥亂之功。　天將有意于我　皇上乎。築邊之議。爲四十年之謀也。虜在套中。生長日盛。病

根尚存為患無期不防則為無險防之則兵力坐困有餘在賊不足在我譬之作隄障水一朝潰決則泛濫不支矣若大復套振武揚威殲彼醜寇驅其餘黨置諸大漠臨河作障天險為池 皇陵既昭賊膽應裂狼顧脅息雖數輕肆侵軼譬之大禹治水以海為壑而水歸其所不至橫流此社稷之計也然河套既復猶兼修邊之工若即榆林以為邊則河套永棄虜患何時而息乎復套之舉 國之重務人之謀曰須得兵三十餘萬馬步水陸齊驅並進裹糧二百萬石兼折銀三百萬兩一舉破賊驅之出境即沿河修築

城垣界守此一說也臣以為此謀須善其勢實難今三邊之兵可用者不滿六萬如調他鎮顧此失彼三十萬衆徒爾煩勞其難一也倉庫空乏上下交困錢穀累五百萬一朝畢集勢不易能其難二也一戰勝賊賊未膽落輒與板築師徒易撓其難三也臣則以為惻生民之陷溺而爽之除暴疾醜虜之猾夏而因之正名爰整雄師張皇義旅奚煩兵力之多雖在兵精食足以時而春蒐于套秋守於邊如是二年虜勢必折俟其遠遯然後拒河為城分番哨守則人力不困財用不竭而河套可復既而移撫鎮以制之立行

都司并衛所州郡以屬之、又設巡守兵備道以理之
凡江淮之北、各省有犯該邊衛及烟瘴充軍者、皆定
發於衛所、犯戶外爲民者、皆定發於州郡、將套中之
地、預爲踏撥、多立魚鱗籍册以防日後弊端、每軍民
一戶給田二頃、俾之歲耕一頃、閑一頃、是爲開田以
養餘力、其沿邊軍民亦出召募、有願守邊者皆給以
田、引黃河之水爲大小之渠、渠以灌田、可備旱潦、高
黍下稻、任土所宜、數年之後、套地可盡墾、而又訪井
田之意、廣溝洫之制、吾民易于稼穡、勇于驅馳、既臨
河設險、夏秋難侵犯、我得耕稼矣、比及河凍、農事

巳哉乃于講武之時爲禦虜之計民不告勞農不告
費行之既久則河湟之地不異中州此規模節目之
大畧也乞　勅該部預爲料理三年之後舉而措之
俟其膽畧漸雄于焉昭　盛明無外之度開　皇上
救民之仁多給榜文標示屏額遍置套中以開來降
之路以歸被虜之民然後與問罪之師舉三年之役
則順天以動豫在師中吉矣虜之據有河套也逐水草
以往牧獵食飲以馳騁秋高馬肥弓矢勁利糾合黨
類動數十萬長驅深入彼聚而攻我分而守此虜寇
之時勢我不得而與之也及其入套深冬沍寒水草

枯凍、又皆各就住牧、其勢自分、且馬無宿槀、漸至羸瘠、比及春深、賊因以弱、我則訓練强兵、揀精秣馬、營伍整肅、火器精利、此我之將勢、虜不得而與之也、今之禦邊者、虜弱不乘、因仍怠怯、虜強莫禦、苟且支吾、坐失事機、所以有敗而無勝、臣願練兵六萬、再調山東鎗手二千、多備矢石、每于春夏之間、水陸並進、直抵虜巢、乘其無備、我聚而攻、彼分而守、材官騶發、矢道同的、砲火激烈、電掣雷轟、撤縱有援、何月斯集、目前震蕩、勢必難支、此窺敵觀變、潛深叅伍之術、臣亦討之審矣、仍乞 命下宣大山西總督撫鎮等官調

度各鎮兵馬嚴加隄備耀武揚威以防河東往牧之寇倘套賊敗亾必將逾河而逃臕兵秣馬又可以收斬獲之功所謂犄角之勢以全取勝之道也臣昔提督山西三關嘗造盞口砲落火飛砲具式奏請伏蒙
皇上發銀數千兩今秋丁寧塞定邊亦嘗藉此兩挫虜寇故來降人口云虜中甚畏此器言每年響子不似今年響子利害打死人馬數多此其明驗也今欲復套須備熟鐵盞口砲六十個長管鐵銃一萬五千把手把小鐵鎗二萬根長鎗二千根生鐵作砲十萬個熖硝十五萬斤硫黃三萬斤砲鐵鉛子大小二十

五萬斤、弓矢盾架、相爲表裏、庶可鞭撻此胡、恢復故壤、然此特一年之具爾、三四年間、如飛砲硝黃鉛子之類、又須陸續補其缺壞、

陝西三邊四鎮漕運

關陝所需者皆山西河南所給、而三方之地俱近黃河、其間雖有三門析津龍門之險、然昔漢唐糧餉由此、而通今監船木筏往來無礙、且以戶部所計山西米豆、必令運貯榆林及保德州縣諸倉、河南米豆、必令運貯潼關衛及陝州州諸倉、夫諸州衛地皆瀕河可通舟楫、踵往古故跡而行、免當今陸運之害、奚啻萬

焉也況今河運潼關之北數十里接運漕河可通陝西及鳳翔鞏昌渭河西流數十里接連洛河可通延安及北上源可通邊堡渭河西流三百餘里接連涇河可通慶陽又龍門之上舊有小河徑通延綏倘加修濬必可行舟此宜飭命水部之臣示以必行之意相度地形按求古跡某處無險可以水運某處避險可以陸運某處可立倉以備倒運某處可造船以備裝運淤塞悉加導撥漕河務存疏道

巡撫延綏都御史盧祥等言營堡兵少而延安慶陽府州縣邊民多驍勇習見胡虜敢與戰鬭若選作土

兵練習調用必能奮力各護其家有不待驅使者兵部覆奏請勅御史往會官點選于是延安之綏德州葭州慶陽之寧州環縣皆選民丁之壯者編成十五號為土兵每名量免戶租時得丁壯五千餘名委官訓練聽調出是土兵強盛而毛里孩連年入寇皆退却矣。

按此土兵之法不但可行于延綏若九邊行之。則邊民不困於賦役而心皆內向。無復北走之人。虜雖欲人誰為嚮導。

整飭邊備兵書王復奏臣奉命整飭延綏寧夏甘凉

邊備東自黃河岸府谷堡西止定邊營接寧夏花馬池東西縈紆二千餘里內多險隘境外臨邊無有屏障止藉墩臺城堡爲守備舊城堡二十五處參差不齊道路不均遠至百餘里近或五六十里兵馬屯操反居其內人民耕牧多在其外遇賊入境傳報倉卒調兵策應事已無及不過虛聲應援及西南直抵慶陽等處相離五六百里烽火不接北面沿邊一帶墩臺稀疎空濶難以瞭望臣與鎮守延綏慶陽等處總撫等官計議府谷等十九堡俱係極邊要地必增置添移庶幾可守趂今聲息稍寧先行摘撥軍餘採辦

木石候春暖土開併力與工府谷堡移出芭州舊城東村堡移出高漢嶺鸞水堡移出黑河山土門堡移出十頃坪大兎猾堡移出鸞鈴塔白落城堡移出甑營兒塞門堡移出務㮚庄不惟東西對直捷徑而水草亦各利便內高家堡至雙山堡榆林城寧塞營安邊營定邊營相去隔遠合于各該交地界名崖寺子三眼泉㮚樹澗尾劄梁各添哨堡一座就於鄰近營梁堡摘官軍哨守又各於安邊營起每二十里築墩臺一座通共二十四座接連慶陽定邊營起每二十里築墩臺一座共十座接連環縣俱于附近官軍量

撥守瞭北面沿邊一帶空遠者、各添墩臺一座、共三十四座、隨其形勢以爲溝墻、必須高深足以阻賊來路、因其舊堡、廣其規制、必須寬大、足以積芻粟容客兵、廒幾墩臺稠密、營堡聯絡、而緩急易于策應、可以提振軍威矣、從之

臣於六月巡歷該鎮邊垣一千五百餘里、見其舊墻剷於成化年間、業已低薄、八十年來、日就傾圮、曾無一人增坏土者、延綏邊墻東自黃甫川起至榆林雙山堡、計五百九十六里、自雙山堡起至龍州堡、計四百九十八里、自龍州堡起西抵定邊營、計四百四十

里實計應築邊墻一千五百三十四里有零臣纔以
千五百里之地分為一十五段該每段墻百里每里
築墻高一丈九尺底厚二丈二尺收頂一丈五尺外
女墻高四尺五寸內女墻高三尺每里築一敵臺臺
下濶五丈收頂四丈厚加之高并垛墻共三丈上蓋
平房一間即以官軍四十名守此一里之地有險有
人矣自一里以至千百里皆然也但千百里適中去
處除有舊堡外如無堡者相機築堡建營房三千間
官廳三座各五間官軍三千人統之者副參或遊擊
將軍也副參遊擊之外仍設把總坐堡官二員以守

之于百里之中，量築小堡，以居守邊之兵，蓋邊臺爲遠，或大堡不足以容，故戰堡亦不可少，亦各設把總坐堡官一員以守之，又於其間相度便開闢門者二重，門疊塹扃鑰完固，通哨探出奇伏，皆于此門，凡一百里之間，其軍馬臺堡攻擊防禦之事，皆副參遊擊統之，而各把總坐堡分任之，此第一段邊圉之略也，自第二段以至第十五段，可類推矣，大率百里之間爲偏將者二，爲把總坐堡者各三，爲哨總中軍者五爲管隊者六十，自偏將以至管隊官所管共三千人，皆給馬以備應援，加以守墻步兵四千人共七千餘

人遍千五百里而計之自偏將以下官軍共該一十
萬六千八百餘人內馬軍四萬六千餘人步軍六萬
餘人而總攝之以撫鎮大臣則馬步相兼遠近聯絡
有邊墻敵臺以爲憑據有墩堠烽燧以爲瞭望有堡
寨營房以爲居處有軍火器械以爲攻擊又除墾田
以脩屯政以資衣食墻外一里復鑿一濠濠之深濶
皆期二丈所取之土卽以築墻墻高池深零賊毋敢
近邊脫有深息必大舉之賊乎夫賊之大舉也動稱
十數萬衆傳報營勢橫長五六十里縱使併力而來
一擁而至我之一將所守之邊高城深池百里之間

既有七千餘人又調墻左右者五十里內馬兵援之可得官軍各三千員名其調遣也俱於墻邊往來如嶄崖陡峻處亦必架鑿通道以便應援夫以應援之官軍合本處分守之官軍大約可得一萬三千員名以數十里之墻計其垛口不過數千亦二三人而守一垛口且火器弓弩長短相雜更休迭應聲勢自爾百倍我軍居高而有據虜賊仰面而受兵其何能飛度乎是大將居中聞報策應更調鄰堡之兵或助勢以堅守或設伏以出奇為兩翼之勢出闇門之外賊不知其所攻矣蓋賊之所恃者馬我之高墻深池賊

隔之彼之強焉弗能突矣賊之所恃者弓箭其發不過四五十步我之神銃飛砲連珠佛郎自高臨下發跌擊迮彼之弓箭弗能抵矣又以逸而待勞無送往迎來之詭以主而待客免東徵西調之擾備是數者必固之道也或曰此墻一段受攻而左右五十里內守墻官軍俱來應援其勢順其應速固稱便矣若左右隣之墻缺少官軍又誰補乎臣曰左墻守兵須移矣凡居右者不可移補乎蓋須補動移千里之衆而官軍之奔馳者皆鱗次而行不過百里且俱墻上往來一時卽合一時卽離非有山川險阻之限越也若

日邊墻僅支零賊、難禦大虜、臣曰難禦大虜者、先日之邊墻也、果實加高厚之工、人致夾守之力、則金湯之形克壯、而制禦之功自收、今沿邊一帶、小小村堡、有人守之、尚保無患、而況于大邊塞乎、曾總督銑修邊墻疏

榆林總叙

榆林舊治綏德、而棄米脂魚河等處於外幾三百里、虜輕騎入掠、興鎮兵出禦之、每不及而返、虜得投隙焉、成化九年、都御史余子俊建議、徙鎮榆林堡、襟吭既據、內地遂安、但其地逼近河套、雖有邊墻、虜多充斥、東自清水營、西至定邊營一帶、更為充衝、邊墻東起黃甫川、西至定邊營、長亘九千二百

餘里、連墩勾堡、横截河套之口、內復塹山湮谷、是曰夾道、地利亦得矣、彼時虜少過河、軍士得耕牧套內、亦以樵採圍獵之地、方豐庶、稱雄鎮焉、自虜據套以來、邊禁漸嚴、我軍不敢擅入、諸利皆失、而鎮城四望黃沙、不産五穀、不通貨賄、于是一切芻糧、始仰給腹裏矣、弘治中布政文貴奏改西延慶三府本鎮之税為撥荒折色者二萬餘石、正德中侍郎馮清又改三府本色盡為折色、自是軍用始窘、遂有米珠草桂之謠、况有節募新軍、而糧未增、尚在額內支給、又邊邑捐赦、災傷所免、及拖欠者、復百有餘萬焉、嘉靖七年

鎭城餓莩幾萬嗚呼此鎭將士懷忠畏法亦無怨言敢勇善戰虜所素憚迺令年年枵腹不得一飽傷哉傷哉今三邊蒭糧至難處矣愚謂黃河自陝州而上至綏德近境春初時皆可舟行若討沿河郡縣改徵本色水陸接運而上則榆林其少蘇乎再于延寧甘固適中之地另設倉場各以戶部官一員主之每年于鹽銀十餘萬令其糴買儲蓄專備客兵之用出入稽考一歸戶部邊官無得那移借貸備客兵一年不至則有一年之積如是數年或可少紓也築三城于河外史稱其功夫拒河爲守尚不能固乃能遏虜于

河外其置烽堠千八百所所須萬人爾史云減戍此皆不可曉者近有復套之議謂當循唐舊又謂當復守東勝則榆林東路可以無虞審時度力愚不知計所出矣

榆林鎮屬營六堡二十有八馬步官軍四萬九千二百五十員名馬二萬四千四百四十六匹糧料一十八萬九千七百二十八石有零民粮三千九百有零草八十八萬一千三百六十束

榆林事宜

天順中延綏用兵日久戸書楊鼎上疏曰阿羅出住

牧河套日入寇掠殆今三年請師古人自黃河轉運爲便倉法且言三門之上有小河可通延綏如以所運糧草各貯水次泝流僨運庶幾不乏且可順帶觧鹽數十萬以充淮課則國利大有增益詔悉從之然以衆議竟沮不行

榆林地乏耕牧藉于河套爲多河套失自弘治正德間數千里膏腴之地盡爲胡虜出沒榆林由是失所養榆林之守無險可據而左右援大同寧夏甚遼雖設邊左烽墩五六十邊右烽墩九十二而軍食兩缺連年告急然諸邊鎮獨榆林軍忠義無撓志且負彊

嘗懷復套之憤其惟苦于無糧彼議者謂得百萬金可充恢復之用矣

榆林總論

按嘗覩師延綏其遺民故老咸曰鎮城舊在綏德余公遷出榆林浮沙築墻終難就緒向使其鎮河湟逼逐套虜興此大役猶可言也顧僅僅止此至今榆林孤城懸于荒漠勞師戍守歲費鉅千綏德藩籬竟失鎖鑰虜騎長驅直闖內地其貽謀蓋不審矣由此觀之則宣大之役臺諫交章非無自也

榆林鎮總圖說

榆林逹際龍沙四無襟帶一望虜騎勢極衝險國初爲榆林莊舉綏德衛屯所巳巳之變東勝失守始築榆林城成化間套虜寇邊撫臣余子俊移延綏鎮於榆林莊置榆林衛當時建議若王翺楊璟諸人皆以築墻垣濬溝塹建堡置墩爲關隘藩籬計子俊因之起黃甫川抵定邊營千五百里之間堡三十有四墩八百餘所分東中西三路爲守邊警藉以少寧及弘治中火篩竊渡吉囊猖獗而延綏之患滋

寧夏總敘

鎮城所據賀蘭山環其西北黃河在東南險固可守

漢唐舊渠皆在廢田上上人八易爲生成化以前虜患多在河西、自虜據套以來、石而河東三百里間更爲敵衝、是故寇平固則犯花馬池、掠環慶則由花馬池之東、入靈州等處則清水營一帶是其道矣、所隸賀蘭山後虜城出沒、無時而花馬池臨則由於西三百里地勢平漫、興武營靈州一帶、又套賊侵以犯慶要必由之路、築墻晝守始自巡撫徐廷璋、此千古卓然之見、而總制楊一清王荆唐龍皆常增築更益敵臺足禦竊發矣、顧兵寡勢分難當大舉之寇豈人謀地利有未盡邪、今之論者以固原爲堂奧、響石溝至花兒岔爲二門、花馬池一帶爲三門、謂有重險矣、不知賊已入大門、

則堂與無用風雨飄忽之所及內地村聚之民急欲收保而無由也嘗聞弘治以前虜住套不嘗則有連歲不入者我邊每歲于河東時決其出入入則嚴戒出則解嚴至氷泮後則不復能出入矣今虜渾脫飛渡數萬立濟經年住套安為巢穴遁逃教誘盡知我內地虛實此可與往日論哉而花馬池一帶遊騎出沒無日無之宜乎延寧固終歲不得少息也試嘗籌之若擇花馬池便利之地大建城堡添設參遊移總制居之分屯重兵清水武興等營令三百里之間旌幟相望刁斗相聞其鐵柱泉等處水草大路盡建墩

堡。北虜住牧套內非昔往來不時者可比也其保障惟以邊城為主達虜依水草為居花馬池東南一帶惜鐵柱泉有水。又東南至梁家泉有水。又東南至井泉紅柳榆樹等巴都韓家長流等處有水、總制劉天和題于鐵柱泉築城、梁家泉築堡、破水泉史巴都等處築墻。一時水源。俱各據守。賊無飲馬之處。誠百世之利也。東援榆林、西援寧夏亦常山蛇勢也又洪武以來虜出入河套往來甘涼皆自賀蘭山後取道自總兵杭雄敗後山前遂為通衢趙瑛周尚文禦之皆敗嘗聞先襄毅云成化中敗軍法重無苟免者是以邊臣知畏地方少事弘治中太平濫觴稍弛至正德則一故事耳今寧夏失機屢矣而舊將晏然無事求之各邊無不然者此不可為邊民痛哭哉鎮城南北健

百里東西止二三百餘里耳王瓊廢鎮遠關而城平虜棄地蓋八十里一何易也今虜患愈近而民利益窘善謀者一至是乎若山南作塹以遏西來之寇則得之矣中衛偏在西隅雖地狹易守顧山後之虜窺靖虜者數數有之尋討故事云自賀蘭山直西至鎮蕃內皆漢武舊地今棄之矣果如所論而城守之則莊涼靖固中衛俱安枕矣先年套內零賊不時進至石溝鹽池及固靖各堡搶掠花馬池一帶今無耕牧自築外大邊以後零賊絕無數百里間荒地盡耕孳牧遍野根價亦半但內有[illegible]遏墻七十餘里寧夏又不肯協心防守數萬大勢套賊卒至猶不能禦內固原小邊每年修理二次亦各完備但青沙峴八十餘里俱走沙礫石節年套賊從此深入腹裏搶掠新紅等堡直北稍東總制劉天和新

築攔橋二道以閘梁家泉迤北抵西暑有深險大溝一道受迤東鐵山之水流于黃河長一百二十五里總制劉天和塹崖築堤二百八里五分築墻壘一十六里八分自大邊至此更險有四道矣其寧夏北賀蘭山黃河之北外有舊邊一道嘉靖十年總制王瓊于內復築邊墻一道官軍遂棄外邊不守以致邊內地歷荒蕪十五年總制劉天和復修外邊防守黃河東與外邊對岸處修築長堤一道順河直抵橫城大邊墻以截套虜自東過河以入寧夏之路寧夏西倚賀蘭山天險爲固山口一十二處寬狹不等其北壘長一十五里舊有口各有關墻三道今盡圮廢不修以致大虜時入搶掠

寧夏古夏州也阻山帶河四塞之地據全陝上游國初立寧夏府尋改衛以其地廣而民庶又增左屯右屯中屯前衛等衛外轄後中二衛并平虜靈州興武韋州四所巍然鉅鎮與八塞並列而環慶開城諸

內地藉以藩籬未款之先議者患其株保于橫城而花馬池之備屹然巨防也款市以來修築漸固而靈韋鳴沙之間若堂奧故經制在所緩焉平虜單弱中衛孤懸邇者次第修築若中衛之觀音口歷鎮關墩抵黃河百八十里莽已築有邊墻匪直捍中衛所以內廣武玉泉大壩之外扃者討靡弗周而孤懸者有所藉平虜自賀蘭抵沙湖築墻置墩而打磑歸德諸口刱建謹密則單弱者少有所恃矣唯是黑山鎮遠本我中原土宇棄爲胡馬住牧之塲苟不亟所以復之恐平虜之守不可固莫若乘今日之款增兵以固平

虜徐以規黒山鎭逺之復使平虜絶驚動之患鎭城免軼宕之憂亦開疆展土之盡歟平虜城在寧夏鎭之北百二十里甚益鎭城之屏蔽也北當鎭逺打磑諸關口之衝東當套虜浮河之擾西南當汝箕大風小風歸德鎭北宿嵬黄硤諸口之警三面受敵要害稱最邇自賀蘭沙湖之邊築設戍置墩而打磑歸德之隘修明烽堠居民視昔頗稱泰寧唯是逼臨套虜僅恃一墻苟非修戰具作銳氣恐終無以自保也

寧夏事宜

愚嘗因張鎣巡撫寧夏導河溉田之事而有慨焉霍

公籍奏議謂自陝西築堡爲邊墻塹爲溝渠尋秦漢故跡修復焉邊城外開溝渠內深開資灌溉外禦戎虜全陝之利也大學士楊一清云陝西沃壤若得人力盡闢耕之三邊軍餉不煩他運自然饒裕愚謂今謀國者何不按其跡行之而徒令邊士終歲脫巾枵腹也按唐書唐高祖時突厥歲盜邊帝會群臣問所以備邊者將作大匠于筠請于五原靈武置舟師于河扼其入路中書侍郎溫彥博曰魏爲長塹遏匈奴今可用帝乃使桑顯和塹邊大道召江南船工大發卒治戰艦愚按北土之有長河猶南方之有大江黃河

不惟可資溉耕且可以轉漕可以濟舟師扼虜方册昭然奈何徒能行于昔而不能行于今

寧夏等衛圖說

冬防則山後之虜特山勢賀蘭之險與共之矣河套之虜踏氷四馳黄河之險與共之矣衛之西北雙水泉墩至盧溝兒墩五六十里之地邉用石砌包沙恐一挖即傾易築土邉庶于地方有實效也守中衛者盍圖爲